

卷第四十六 神仙四十六

白幽求 王太虛 王子芝 劉商

白幽求

唐貞元十一年，秀才白幽求，頻年下第。其年失志，後乃從新羅王子過海，於大謝公島，夜遭風，與徒侶數十人為風所飄，南馳兩日兩夜，不知幾千萬里。風稍定，徐行，見有山林，乃整棹望之。及前到，山高萬仞，南面半腹，有城壁。台閣門宇甚壯麗。維舟而升，至城一二里，皆龍虎列坐於道兩旁，見幽求，乃耽耽而視幽求。幽求進路甚恐懼，欲求從者。失聲彷徨，次於大樹。枝為風相磨，如人言誦詩點。幽求諦聽之，乃曰：「玉幢互碧虛，此乃真人居。徘徊仍未進，邪省猶難除。」幽求猶疑未敢前，俄有朱衣人自城門而出，傳敕曰：「西嶽真君來游。」諸龍虎皆俯伏曰：「未到。」幽求因趨走前，見朱衣人不顧而入。幽求進退不得。左右諸龍虎時時目幽求，盤旋次。門中數十人出，龍虎奔走，人皆乘之下山。幽求亦隨之，至維舟處，諸騎龍虎人皆履海面而行。須臾沒於遠碧中。幽求未知所適。舟中具饌次。忽見從西旗節隊伍，僅千人；鸞鶴青鳥，飛引於路；騎龍控虎，乘龜乘魚。有乘朱鬣馬人，衣紫雲日月衣，上張翠蓋，如風而至。幽求但俯伏而已。乃入城門。幽求又隨覘之。諸龍虎等依前列位。與樹木花藥鳥雀等，皆應節盤回如舞。幽求身亦不覺足之蹈之。食頃。朱衣人持一牒書，謂龍虎曰：「使水府真君。龍虎未前。」朱衣人乃顧幽求授牒。幽求未知所適。朱衣曰：「使水府。」以手指之。幽求隨指，而身如乘風，下山入海底。雖入水而不知為水，朦朧如日中行。亦有樹木花卉，觸之珊珊然有聲。須臾至一城，宮室甚偉，門人驚顧，俯伏於路。俄而有數十人，皆龍頭鱗身，執旗仗，引幽求入水府。真君於殿下北面授符牒。拜起，乃出門，已有龍虎騎從。儼然遂行，瞬息到舊所。幽求至門，又不敢入。雖未食，亦不覺餒。少頃，有覓水府使者，幽求應唯而入，殿前拜，引於西廊下，接諸使下坐，飯食非人間之味。徐問諸使中：「此何處也？」對曰：「諸真君遊春台也。主人是東嶽真君。春夏秋冬各有位，各在諸方，主人亦隨地分也。」其殿東廊下，列玉女數百人，奏樂。白鶴孔雀，皆舉翅動足，更應玄歌。日晚乃出殿。於山東西為迎月殿，又有一宮觀望日。至申時，明月出矣。諸真君各為迎月詩。其一真君詩曰：「日落煙水黯，驪珠色豈昏。寒光射萬里，霜綺遍千門。」又一真君詩曰：「玉魄東方開，嫦娥逐影來。洗心兼滌目，光影遊春台。」又一真君詩曰：「清波滔碧鳥，天藏黯黮連。二儀不辨處，忽吐清光圓。」又一真君詩曰：「烏沉海西岸，蟾吐天東頭。」忘下句，其餘詩並忘之矣。賦詩罷，一真君乃命夜戲。須臾，童兒玉女三十餘人，或坐空虛，或行海面，笙簫眾樂，更唱迭和，有唱步虛歌者，數十百輩。幽求記其一焉。詞曰：「鳳凰三十六，碧天高太清。元君夫人蹋雲語，冷風颯颯吹鵝笙。」至四更，有緋衣人走入，鞠躬屈膝白：「天欲曙。」唯而趨出。諸君命駕各辭。次日，昨朱衣人屈膝言曰：「白幽求已充水府使，有勞績。」諸真君議曰：「便與遊春台灑掃。」幽求恟惶，拜乞卻歸故鄉。一真君曰：「卿在何處。」對曰：「在秦中。」又曰：「汝歸鄉何戀戀也？」幽求未答。又曰：「使隨吾來。」朱衣人指隨西嶽真君。諸真君亦各下山，並自有龍虎鸞鳳，朱鬣馬龜魚，幡節羽旄等。每真君有千餘人，履海面而行。幽求亦操舟隨西嶽真君後，自有便風，迅速如電。平明至一島，見真君上飛而去。幽求舟為所限，乃離舟上島，目送真君，猶見旗節隱隱而漸沒。幽求方悔恨慟哭，而迢迓上島行，乃望有人煙，漸前就問，雲是明州，又卻喜歸舊國。幽求自是休糧，常服茯苓，好遊山水，多在五嶽，永絕宦情矣。（出《博異志》）

王太虛

東極真人王太虛，隱居王屋山中。咸通壬辰年，王屋令王畛，夙志崇道，常念《黃庭經》。每欲自為注解，而未了深玄之理，但日誦五六千遍。聞王屋小有洞天，神仙之府，求為王屋令，欲結廬於其中，冀時得游禮耳。罷官，乃絕粒咽氣數月，稍覺神旺身輕。入洞屋，誓不復返。初行三二十里，或寬廣明朗，或幽暗泥黑。捫壁俯行，經三五日，忽坦然平闊，峭崖倚空，直拔萬仞，下有嵌室，可坐數百人，石床案幾，儼若有人居之。案上古經一軸，未敢遂取，稽首載拜言曰：「下土賤臣，形濁氣穢，輒慕長生之道，幸入洞天，仰窺靈府，是萬劫良會。今睹上天遺蹟，玉案玄經，不敢輒取，願真仙鑒祐，許塵目一披篇卷，則受罔極之恩。」良久叩頭，乞報應之兆。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：「子其忘乎？緱氏仙裔，幸能好道，可以名列青簡矣。吾東極真人，子之同姓也。此《黃庭》寶經，吾之所注，使授於子。」復贈以桃，得數鬥。曰：「此食之者白日飛行，此核磨而服之，不唯愈疾，亦可延算。子雖有志，未可居此，二十年期於茲山矣。勉而勤之，得道也。」言訖，不復見。畛亦不敢久住，攜桃核與經而歸。磨服桃核，身康無疾，顏狀益少。人間因有傳寫東極真人所注《黃庭經》本矣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王子芝

王子芝字仙苗，白雲河南緱氏人。常游京洛間。耆老云：「五十年來見之，狀貌恒如四十許人，莫知其甲子也。好養氣而嗜酒。故蒲帥鄧瑯公重盈作鎮之初年，仙苗居於紫極宮，王令待之甚厚。又聞其嗜酒，日以三榼餉之。間日仙苗出，遇一樵者，荷擔於宮門，貌非常，意甚異焉。因市其薪，厚償厥直。樵者得金，亦不讓而去。子芝潛令人躡其後，以伺之。樵者徑趨酒肆，盡飲以歸。他日復來。子芝謂曰：「知子好酒，吾有中令所餉醇醪，償子薪價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乃飲之數盃，因謂子芝：「是酒佳矣。然殊不及解縣石氏之醞也。餘適自彼來，恨向者無侶，不果盡於斯酌。」子芝因降階執手，與之擁爐。祈於樵者曰：「石氏芳醪可致否？」樵者領之。因命丹筆，書一符，置於火上，煙未絕，有一小豎立於前。樵者敕之：「爾領尊師之僕，挈此二榼，但往石家取酒。吾待與尊師一醉。」時既昏夜，門已扃禁，小豎謂子芝曰：「可閉其目。」因搭其頭，人與酒壺借出自門隙，已及解縣，攜酒而還，因與子芝共傾焉。其甘醇鬱烈，非世所儔。中宵，樵者謂子芝曰：「已醉矣。餘召一客伴子飲，可乎？」子芝曰：「諾。」復書一朱符，置火上，瞬息聞異香滿室，有一人來，堂堂美鬚眉，拖紫乘簡，揖樵者而坐。引滿兩巡，二壺且竭。樵者燒一鐵箸，以煖（「煖」原作「授」，明抄本作「煖」，今據《雲笈七籤》一一二改。）紫衣者，云：「可去，時東方明矣。」遂各執別。樵者因謂子芝曰：「識向來人否？少頃，可造河瀆廟視之。」子芝送樵者，者訖，因過廟所，暗夜來共飲者，乃神耳，鐵箸之驗宛然。趙鈞（「鈞」原作「君」，據《雲笈七籤》改。）郎中時在幕府，目驗此事。弘文館校書郎蘇悅亦寓於中條，甚熟蹤跡。其後子芝再遇樵仙，別傳煉煉之訣，且為地仙矣。（出《神仙感遇錄》）

劉商

劉商，彭城人也，家於長安。少好學強記，精思攻文，有胡笳十八拍，盛行於世，兒童婦女，咸悉誦之。進士擢第，歷台省為郎。性耽道術，逢道士即師資之，煉丹服氣，靡不勤切。每歎光陰甚促，筋骸漸衰，朝馳暮止，但自勞苦，浮榮世官，何益於己。古賢皆隳官以求道，多得度世。幸畢婚嫁，不為俗累，豈劣於許遠遊哉。由是以病免官，道服東遊。入廣陵，於城街逢一道士，方賣藥，聚眾極多。所賣藥，人言頗有靈效。眾中見（「見」原作「問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商，目之相異。乃罷藥，攜手登樓，以酒為勸。道士所談，自秦漢歷代事，皆如目睹。商驚異，師敬之。復言神仙道術不可得也。及暮，商歸僑止。道士下樓，閃然不見。商益訝之。商翌日，又於城街訪之。道士仍賣藥，見商愈喜，復挈上酒樓，劇談勸醉，出一小藥囊贈商，並戲吟曰：「無事到揚州，相攜上酒樓。藥囊為贈別，千載更何求。」商記其吟，暮乃別去。後商累尋之，不復見也。乃開囊視，重紙裹一葫蘆子，得九粒藥，如麻粟，依道士口訣吞之，頓覺神爽不饑，身輕醒然。過江游茅山。久之，復往宜興張公洞。當游之時，愛竈畫溪之景，遂於胡父渚葺居，隱於山中，近樵者猶見之。曰：（曰字原缺，據《雲笈七籤》一一三補。）「我劉郎中也。」而莫知所止。已為地仙矣。（出《續仙傳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